

报告文学

题记

烈焰逆行,以血肉赴汤蹈火,是人民的英雄。
砥砺前行,以坚韧向阳而生,亦是自己的英雄

当英雄浴火归来

□张永定



谢晓晖牵着自行车在永安的早市买菜(张永定 摄)

不久前发生的香港宏福苑大火,37岁的消防员何伟豪壮烈殉职,他的朋友在社交媒体发帖悼念:“请好好记着英雄的样子,我们不会忘记你的,感激你为我们付出所有……”

其实,英雄只是平凡人的挺身而出,逆行者的泪和痛,很少有人看见……

21年前,在福建三明永安的一次火灾救援中,18岁的消防员戴勇林牺牲,27岁的谢晓晖等四人不同程度烧伤,在当时同样牵动了无数人的心。

21年光阴流转,光环渐敛,疤痕犹在,浴火归来的英雄如今是什么模样?

—

一次看似寻常的火场救援,将谢晓晖的人生切割成两段,泾渭分明。

在此之前,他是意气风发的青年,有一张俊朗的脸,1.87米的大高个在大学的篮球场上肆意驰骋,毕业后投身消防队伍,与相恋多年的大学同学刘惠芬成婚,生活满是阳光。

在此之后,他是浴火归来的英雄,与死神搏斗了几个月,历经数十次手术方才活了下来,但面目全非、半身瘫痪,“这辈子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”,未来一片灰暗。

2004年7月26日,三明市永安消防大队官兵正在处置一家蚊香厂的火情,着火的原料仓库突然坍塌,烈焰卷着燃烧的炭粉、木粉从门窗喷射而出,将周围的消防官兵吞没。距离仓库大门最近的戴勇林当场昏迷,周千健轻伤,谢晓晖、冯志忠、朱文斌三人全身大面积烧伤。

事故发生后,北京及省里的烧伤科专家来了,众多媒体记者来了,很多市民自发涌向医院,都在关注他们的救治情况,病房外摆满了鲜花和慰问信。彼时,三明这座山城刚刚见证过另一位消防员的悲壮。就在19天前的7月7日,将乐县消防大队班长、23岁的郑忠华在洪灾中将6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上岸,自己却被洪水卷走牺牲。

病房外发生的这一切,昏迷中的消防英雄并不知道——戴勇林经全力抢救无效,于次日牺牲;谢晓晖、冯志忠、朱文斌数度病危,其中,谢晓晖伤势最重,全身烧伤面积高达75%。

大面积深度烧伤,被视作世间最痛苦的伤害之一。为了防止感染,谢晓晖全身被纱布裹成像“木乃伊”,四仰八叉地躺着,一动也不能动。新婚妻子刘惠芬在病床旁日夜守护。因为喉管被切开无法喝水,妻子只能用棉签蘸水,轻轻润湿他的嘴唇。一次无意间舔到了生理盐水,他顿觉人间至味:“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东西!”他喃喃对妻子说:“等我出院,要把所有的饮料都喝一遍!”在他的视线之外,刘惠芬一边答应一边默默垂泪。谢晓晖还不知道,由于烧伤诱发了脑梗,当时他的左半身已经瘫痪,就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

面部和四肢严重烧伤,医生只能从他的头皮和臀腿处取皮移植;粘连的手指需手术分开;为防止肌肉萎缩导致肢体功能受损,还要不停用力掰动四肢,新结痂的皮肉常被撕扯得鲜血淋漓。最煎熬的莫过于换药,失去表皮的创面毫无防护,哪怕是细纱轻轻触碰,都犹如万针穿刺。每次换药数小时,谢晓晖痛得浑身抽搐,残存的皮肤处,汗水如流。以至于听到换药,这个无惧烈火的汉子心肝都在打颤。

医护人员觉察到他们心情低落,稍有空闲就来和他们说说话,开开玩笑。他们住在无菌病房,战友们时常来探望,只能隔着病房的玻璃向他们敬礼,妻子告诉晓晖,他就用力地点点右脚脚趾头,作为回礼。

卧床5个月后,谢晓晖才第一次下床。在妻子和护士的搀扶下,他绕床慢慢走了一圈。与其说是走,不如说是挪,仿佛钝刀子割肉,他每挪一步,身上都会撕扯出一股血水,连呼吸都带着股涩味。痛极,他就扶着床沿半天不敢动,一抬头,他才看见,床头高处贴着数个大字:“向英雄致敬”。

经过半年的治疗,谢晓晖终于出院,从福州返回永安。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家。在妻子的帮助下,他强忍创面的疼痛,穿上制服,坐着轮椅,回到了久违的永安消防大队。广场上,战友们憋着泪,整齐列队,一起向他敬礼。轮椅上的谢晓晖想抬手回礼,却怎么也抬不高,这位经历了无数次手术都未曾落泪的汉子终于失声痛哭。

二

苦难是一把刀。有人被它斩断勇气,从此一蹶不振;有人借它雕琢坚韧,终成铮铮铁骨。

虽然谢晓晖闯过了鬼门关,但有医生认为,他这么重的伤,能活着就已不容易,“这辈子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”。可谢晓晖不信命,“与天斗,其乐无穷”。

新生的皮肤像撑开的薄纸,稍一动作就会撕裂。一开始,他吃饭会流血,起身会流血,穿衣会流血,但为了重新站起来,“只要练不死,就往死里练”。从吃喝拉撒睡到清理创面、擦身换药、打绷带、抓痒擦汗,都是家人和战友在旁帮忙。

英雄也是凡人,会疼痛,也会沮丧。家在八楼,没有电梯,行动不便的谢晓晖只能长时间待在屋内。在阳台独处时,听到楼下的热闹声与欢笑声,想到自己将成为家人一辈子的拖累,他数度有翻身跃下的冲动,却连爬上栏杆都做不到。

又是家人和战友用坚实的手托住了他。为了鼓励晓晖,妻子刘惠芬重拾书本继续学习,她要谢晓晖好好活着,陪着她,看她能不能考上检察官。谢晓晖在家待烦了,妻子就给大队打去电话,年轻的战士便来到家里,把他连同轮椅一起抬下楼,推回熟悉的大队散心,围在他身旁打牌、聊天,让他给打篮球的战友当裁判。

这些温暖而坚韧的力量,推动着命运的齿轮缓缓重回正轨。

从卧床不起到重新站起,再到生活自理,谢晓晖用整整三年时间,创造了生命的奇迹!与他一起携手前行的妻子,也先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和全省司法考试,以全省第二的优异成绩成为一名检察官。2007年,刘惠芬还获评福建省三八红旗手,并获得全国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。载誉归来,刘惠芬投入谢晓晖宽大的怀抱里放声大哭——这一千多个日夜,她再苦再累都只敢躲在晓晖看不见的地方暗自流泪。

2007年7月,谢晓晖重新穿上橄榄绿,站在永安消防大队的警戒镜前,“自信又回来了!”

在受伤整整三年后,谢晓晖主动向组织申请重归大队。在此之前,伤势稍轻的冯志忠、朱文斌也陆续结婚,回到了工作岗位。考虑到他们的身体情况,组织决定让他们主要负责大队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因为手指严重烧伤,一开始,谢晓晖需要重新学习写字、打字。右手严重变形,手指难以伸展,笔在他的手里总是抖得不听使唤。从一笔一画开始,晓晖抄遍了各种防火规范,还练就了打字“一指禅”,“练习也是学习,就是会慢点”。

为了让四肢恢复功能,运动成了谢晓晖每天的功课,大队的健身房就是“第二办公室”。但脑梗导致的神经受损已难以康复,他仍有些跛行。机缘巧合下,他接触了自行车运动。踩着自行车,风扑面而来,他找到了曾经在篮球场上飞奔的感觉,一下就喜欢上。

“而且骑车时还看不出我瘸了。”谢晓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整形手术,我也算‘人造美男’,也是有偶像包袱的。”

2009年,一对双胞胎女儿的诞生,像一束强光,扫灭了谢晓晖此前的黯淡。女儿刚出生时,他怕自己的手不稳当,又是一番练习,直到三个月后,才第一次抱起孩子。当女儿稚嫩的皮肤贴在他满是疤痕的手,谢晓晖觉得“自己又活了过来”。

三

2017年4月,40岁的谢晓晖因伤被批准退休;次年12月,消防部队改制,橄榄绿变身火焰蓝。

正式接到退休令的那一刻,这个肩膀宽阔的汉子又一次忍不住眼泪,“感觉魂都没了”。

为了找到“魂”,谢晓晖在骑友陪伴下,骑车转遍了三明市消防支队下属12个大队,抢在各大队改制换牌前,与每一个队牌合影留念,一时轰动,引来不少媒体报道。他也意外找到退休后的方向——投身消防宣传公益事业。

借着外出骑行的机会,他和骑友们成立了“谢晓晖消防宣传骑行服务队”,一起上山下乡,把消防知识送到农村,并到村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。后来,他又开始进入街道、社区、学校宣传消防安全知识。

在这之前,谢晓晖并不愿抛头露面。任谁第一次见到他满是疤痕的脸,都难免露出异样神色。经过多次入户宣传,他越来越坦然,疤痕成了他的铠甲和勋章:“我的这张脸,就是一张宣传单,写满了火灾的危险,宣传效果就是好!”

村里老人会接过他递来的宣传品,拍着他问:“孩子,疼不疼?”小孩见到他会害怕,他就把手伸出去,让他们摸:“不要玩火哦。消防员不是奥特曼,也会受伤。”

骑遍了永安的大街小巷、山野村落,谢晓晖也成了当地的“活地图”。出警时遇到道路不熟,年轻的队员会打电话问他,哪里有水源、哪里可以通行、哪条路更快……

即便退休,谢晓晖依然每天到永安消防救援大队“打卡”,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“家”,队里还专门给他保留了宿舍。21年里,大队的年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而他成了铁打的“团长”——退休时,谢晓晖相当于团级干部,战友和骑友常常喊他“团长”。

“团长”爱开玩笑,跟年轻人处起来没大没小,对大队每个人的情况都非常熟悉。年轻人有心事都愿意跟“晖哥”说,他也成了大队的“编外书记”“荣誉教员”:队伍外出拉练,他在旁看护,给所有人拍照;大家一起在健身房里“撸铁”,歇息时,小伙子给他抓痒、放松肌肉;每次在家里听到消防车呼啸而过,他都会给大队值班室打去电话,了解情况……



大队的年轻人在训练,谢晓晖在旁看护(张永定 摄)

的右手:“敬礼!”那一刻,青山回响,蝉鸣悠悠。

五

和平年代,获得一等功,往往需要付出生命代价。“7·26”群体里却有三位“活着的一等功”:谢晓晖、冯志忠、朱文斌。

他们一起经历了生死,又一起治疗、康复,回到工作岗位,在同一年都有了孩子,又在同一时间退休。现在,女儿、锻炼、骑行,是谢晓晖的三大生活重心;皮肤黝黑的“黑猫警长”冯志忠有了二胎,专心顾家带娃;朱文斌被消防服务公司聘去,成了“朱总”。

“消防英雄”已不再是谢晓晖生命的全部,重归日常生活的他特别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。妻子、女儿不喜欢运动,无奈的他一直有个愿望,就是开车载着她们去山野里,分享他骑行时看见的风景,但由于双手变形无法握紧方向盘,他无法考取驾照。

在女儿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上,别的爸爸抱着孩子在欢呼声里奔跑,自己却不能让女儿感受到那种快乐,是这位英雄父亲心底的遗憾。他依然记得,女儿曾用小手捧着他皱巴巴的脸,轻轻吹着气问:“爸爸,是不是很痛?”他摇摇头,女儿又说:“我不要你当超级英雄,我希望你是正常人,是能陪我玩耍的爸爸。”

如今,女儿已上高中,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和生活。课余时间,孩子们相约出门,晓晖仍会放心不下,悄悄跟在身后守护。

“我现在拥有很多很多,很满足。”这位满身疤痕的汉子说,洪亮的声音里满是幸福,又有着一丝“女儿奴”的幽怨,“就是孩子大了,不如小时候好玩。”

英雄浴火归来,生活依旧滚烫。